


 读书

留一份心意给书

刘恩波

读图读屏时代,读书近乎奢侈。电子阅读固然便利,但还是少了一份触摸书籍的踏实感,一种跟书卷气息打成一片的虔诚、亲密与祥和。我藏书不算多,不过也有几千册了。朝夕与之相对,即使不翻看,依旧觉得繁华满眼,浸润着浓郁的书香。

是的,留一份心意给书。这日子里就有了典籍的味道,有了心灵的一处港湾和精神的一片田园。

年轻时喜欢读诗,中年酷爱故事,最近阅史,都是一个人浏览人生的方便法门。当然每一段时间,好多喜好可以兼容。现身说法,我自己就曾经在董桥、张中行,古龙、金庸和沃尔特·惠特曼、艾伦·金斯堡之间来回穿梭。

岁月留痕,离不开踏着别人的脚印走上一回,阅读书籍就是见证自己不在场时别人的人生阅历和情感体味,当然那里也有讽刺、戏谑和智慧本身发出的笑声。

你沿着三毛的旅程,懂得去撒哈拉沙漠是要去等候和约会一个人。你踏着林清玄的菩提系列的篇章结构,知道那里有几处安谧的地方可以盛放落寞的心。《小王子》是另一个星际空间的梦,我们谁都没去过,但我们都想去。读到维利·罗尼的《那一天》,我会想起自己童年时的许多往事,那种记忆是发酵的,内心的电流通过几个画面就接通了。有时候,翻来覆去地看木心,竟然觉得无论多么乏味的人生,目及于此,人当欢呼自己的苦中作乐。木心的书,木心的句子,是一片阿司匹林,是一剂清凉散,或者是一杯温暖的茶水。“每当有人在我耳畔轻轻甘语,过了几天,又想起轻轻甘语,我知道,不过是一个仇人来了”,这样的咂摸,也令我们咂摸无尽。

留一份心意给书,实在是由于每一个人都想活出丰富的人生,有底蕴的人生。

好的书本就是文化的剪影、历史的索引和灵魂的写真。

读吴宓的日记,你就如同回到一个大时代的风云变幻的时空里,去呼吸一代人的气息。老先生有风骨,更有风情,有仪态,更有滋味。他是浪漫的、执拗的,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徘徊,他像是贾宝玉和歌德的混血,也像李太白和龚定庵的姻亲。那样的日记,是历史,也是心史,一人的声口,半个多世纪的留痕,关乎文化,关乎岁月,关乎家国。

沉浸于书,人就能变得相对豁达融通。前人走过的路,你不一定再走,但至少是有意味的提示和鉴裁。

游历西湖,尝有晴湖、雨湖、雪湖之说。这是欣赏的三个层次。其实这也是人生体验的三个层次,用在读书上亦然。

有的书看上去积极功利,充满正能量,就像晴天的湖,碧波万里,让人涤荡胸襟,豪情万丈。有的书读起来凉意袭人,冰肌玉骨,就像雨天的湖,那是生命的另一种风情和况味,酸甜苦辣,五味杂陈,阴冷之中,透视出命运的本相和岁月的苍凉。还有的书,品味其间,人就踏入了萧瑟里,走到繁华的落寞处,用亦幻亦真的眼睛看真真假假的人生和历史,就像雪天的湖,有些地方被覆盖住了,有些东西则裸露出原色,那黑那白,那冷那涩,那古意盎然,那气息绵长……

读什么样的书,就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人,就写什么样的书,彼此之间交相渗透互相成就。但底细里还是性格、命运、气场、能量的综合发酵使然。

我读书有限,但还是有所挑选的。那书,至少满足我的一点儿心意吧。

譬如鲁迅的《野草》,于我心有大欢喜,感觉那是佛经的另一种写照,加上了现代人的生命感。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写透人间的苍凉烟火,就如同历史风云际会间的推杯换盏……无奈无辜无量量却又无碍无妨。另外,我还爱看毛泽东的字、鲁迅的字、李叔同的字、林散之的字,爱着成癖。字是另一种书,另一种人生和性格的轨迹。工作繁忙之余,修身养性之际,每每临帖,就在几位方家的线条律动游走间,寻觅着灵性和观感,气韵和血脉。

不读书无以活,活出味道来,许多时候跟阅读相关。书卷就是自己的再生之地,老去时,大概也是墓园。

半夜披衣而读,厕上款款而读,车上匆匆浏览,枕上细细品读,这是读书之道之法。人亦置身书卷,不亦快哉!


 微小说

三鲜馅饼

段锡民



烙不了,大饭店不伺候。好说歹说一家大店肯烙了,果然皮薄如纸,馅清晰可见,味道也不错,志军丢下100元:不用找了。

树生连吃三张馅饼:好吃好吃,可儿子还是在他眼里捕捉到了失望的眼神。

看着爹的脸庞,儿子心里很痛。午后,志军闯进了一家豪华大酒店。我们不做外卖,餐厅服务员说:特殊要求? 那你直接到中厨问吧。

到了厨房,年轻的厨师笑了:馅饼,还外卖,开玩笑呢,五星级啊!多少钱都行,一张一百,两百,行吧? 志军的犟劲儿上来了。

噫!土豪啊! 可惜,金钱在这儿不是万能的。

咋跟客人说话呢? 随着语音,门外进来一位戴白帽的人,后面还跟着一位穿西服的,厨师忙规矩地站直:厨师长好,黄总好。

小伙子,能说说不,为啥非要吃馅饼? 厨师长和藹地问。

不是我吃,是我爸吃。志军红着眼圈讲了爹的经历、病情、遗憾,也讲了师长的馅饼。

厨师长听完,揉揉眼睛:黄总,对不起,看来我得破例做一次外卖了。

黄总笑了:志军是吧,你父亲能下床走路不?

能,早晨晚上还下楼散步呢,拦不住。志军忙说。

那好,明天中午来酒店,保证让他吃上称心的馅饼,黄总说,馅

饼只有刚出锅,面皮上迸着油花时才好吃,拎回去就皮了,我们厨师长做的馅饼是一绝,全城数一数二……病房号告诉我,明天我派车去接。

谢谢! 志军恭敬地鞠躬。树生终于吃上了称心的三鲜馅饼。服务生用大托盘端来整个饼铛,把迸着油花的馅饼放到他面前。他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好!就是这个味儿,来,志军,你也来吃,就是这个味儿,30多年了,就是这个味儿。

连吃三张饼,树生心满意足地抹抹油嘴:志军,结账。

一直站在旁边的服务生忙说:大伯,您别难为我,领班早吩咐过,您的所有消费免单。

为啥? 父子俩同声诧异地问。

黄总说你们是他的贵客。服务生跟志军扶着树生走下酒店台阶,一直等待的轿车倏地滑到跟前,司机拉开车门:首长,请。

树生更诧异了:有没有搞错?我一平头百姓,何德何能,还首长?

服务生轻声说:告诉你吧,我们厨师长当过兵,黄总也是军转创业的,他在部队时是首长呢。

树生愣了,左右膀子一晃甩开二人,转身“啪”地一个立正,挺胸收腹,面向大门,手熟练地举到了额边,“咔”地行了一个军礼!

儿子眼里滚出了泪花儿。

如今,树生坟前的小树已长到碗

口粗,可在我们鸡爪洼,他还是名人。

君子兰 一粒粟 牵牛花

(外一则)

成向阳

的杏花始开,比晋中的杏花至少要晚十多天。因为在清明前,我新居窗外的杏花已经完全凋落。繁花落尽后,细细的枝头很瘦,很空,一树落莫,静等着时间里的新叶姗姗到来。

看到岳父蹒跚着去一树杏花后面的鸡埭里收当日的土鸡蛋,忽然想起岳父的花艺其实是岳母培养的。那些君子兰,有的还是岳母在世时手植。而岳母辞世竟已七年了,我们刚刚捧着崭新的黄菊去她的坟上祭奠回来。

我想,若岳母尚在,可能是不允许君子兰养在泔水桶上面的吧。虽然岳母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妇女,除了自己与春梅有关的名字,她不认识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汉字。但我又想,若岳母泉下有知,看到岳父将她的君子兰养得这么好,应也是高兴的吧,应也是能原谅最好的那盆君子兰养在泔水桶上的吧。

但我还是养君子兰的好。我怕自己养不到岳父那样好,而让岳母隔着一个世界对我暗自失望。

而另一个朋友说,你种一粒粟吧。我说……

我其实什么都没说,只在心底悄悄笑了一笑。我笑这样也太雅了吧。忽然又觉得,其实也不雅啊,难道要秋收万石粮吗? 而天可怜见——我只有一只空花盆啊!

而另一个朋友说,种牵牛花。我说种牵牛花好啊,放眼一看,满地的牛群等着你牵,一头就

风吹故乡

(外一首)

刘健鹰

那个初夏刚刚转身
 我就不小心
 把你给弄丢了
 故乡,就像我的一滴泪
 划出睫毛
 没有了丝毫的声息
 自此我干涩的双眼
 就有了
 一条条布满血丝的道路
 唯有你浓淡的背影
 没日没夜的
 踩在上面
 叫我悲浮的这颗心
 丝丝拉拉地疼
 再也无处安放

也就是仅仅的瞬间
 所有的语言
 就这样以一朵花的芳香
 悄悄绽开了
 你微笑的模样
 正一点一滴
 打动这平淡的时间

不经意的邂逅和遇见
 哪怕一生
 就这么一次就足够了
 足够叫我的目光
 泛起波澜
 潮涨潮落间
 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

真的不敢或者不忍惊动
 你的脚步淡淡远去
 而又复来,一缕清香
 有着太多的期待和渴望
 血液里的火焰
 在熄灭之后
 又倔强地燃烧为旗帜
 猎猎红尘
 会有一首歌
 在这阳光下
 渐次怒放
 一些美好的消息
 会在这
 初夏的夜晚
 升起大而圆的月亮

真的无法言说
 曾经的冷漠和淡忘
 忽略了久远的无奈
 今生的
 似曾相识
 你的一笑一颦一举一动
 应和着我兴奋的心跳
 风调雨顺的日子
 这无声的乐音和欢歌
 正由远及近
 即便静寂如夜
 我依然能够听懂

母亲

叶 星

早上的粥香
 夜里的灯光
 送别时扶着门框
 慢点儿开呀
 总是这样讲

再远有家,再老有娘
 幸福就是这样
 有娘不觉老
 白发亦儿郎
 娘是屋顶的瓦
 挡住雨雪风霜
 牵挂我一生成长

吃啥都说好
 不添新衣裳
 相信我每一个梦想
 加油儿干啊
 男儿当自强

再远有家,再老有娘
 幸福就是这样
 有娘才有家
 游子思故乡
 娘是房上的梁
 托起家的重量
 恩情永不忘

儿落了土。

人土为安,也就忘了。许多事都是这样,一放下去,就忘记,好像从来没开始,从来没做过。

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天又在工作室干活儿,累了,去阳台上歇眼睛。窗外已春分,一棵瘦瘦的杏树,枝头已经含苞。树下珍珠梅,枝枝叶叶都已绿蒙蒙了。等我把视线从杏树和珍珠梅上收回来,一眼就瞧见一只空花盆里有异动!

一点新绿咻啊一闪,像机枪突然的点射,晃了我的眼!

那是苹果籽儿新发的嫩芽儿! 两瓣新芽儿已微微张开,中间吐出细弱游丝的一点嫩黄。那点嫩黄亦是从中分岔的,向两端微卷着,伸展的势头是向前的,试探的意味是言之不尽的。那是苹果苗对生出的另外两片细叶子。

一种类似于偶然阅读而有得的巨大幸福忽然就涌上心间,要种活一棵苹果树的雄心壮志由此生焉。

在世快40年了,我还从未种活过哪怕任何一棵树。而看着花盆里发芽儿的苹果籽儿,我忽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可以种树的人了!

而它究竟会如何长高、如何抽叶、如何开花、如何克服虫害骚扰,如何从一棵草芽儿长成一棵真正的树,尤其是如何结出我已许诺给妻子的苹果,对我仍然是一个几何般的谜题。

而我当然愿意,低低蹲下身来,趴到花盆前,与它一起一点一滴去时间里慢慢求证。